



西方文明
进程译丛

高 毅 陈 丰 主编

笛卡尔与法国

一种民族激情的历史

[法] 弗朗索瓦·阿祖维

(François Azouvi) 著



苗柔柔 译
蔡若明

**DESCARTES
ET LA FRANCE**
HISTOIRE
D'UNE PASSION
NATIONALE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西方文明
进程译丛

高 毅 陈 丰 主编

笛卡尔与法国

一种民族激情的历史

DESCARTES ET LA FRANCE

HISTOIRE D'UNE
PASSION NATIONALE

[法] 弗朗索瓦·阿祖维 著

(François Azouvi)

苗柔柔 蔡若明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笛卡尔与法国：一种民族激情的历史/[法] 弗朗索瓦·阿祖维著；苗柔柔，蔡若明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西方文明进程译丛/高毅 陈丰主编)

ISBN 978-7-300-09610-0

I. 笛…

II. ①阿…②苗…③蔡…

III. 笛卡尔, R (1596~1650) - 哲学思想-影响-法国-研究

IV. B565.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27126 号

西方文明进程译丛

高毅 陈丰 主编

笛卡尔与法国

一种民族激情的历史

[法] 弗朗索瓦·阿祖维 著

苗柔柔 蔡若明 译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398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丰印刷厂

规 格 155 mm×230 mm 16 开本 版 次 2008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张 26.5 插页 4 印 次 200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329 000 定 价 52.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总 序

展现在读者面前的“西方文明进程译丛”，是从当代欧洲的对这个问题研究有素的学者们的著作中选辑出来的。“西方文明的进程”，顾名思义是讲文明在历史上的进展和演变。文明这个我们常见的概念包含的内容非常广泛，如果不对它进行仔细的研究，那么它只不过是一个空泛的名词而已。然而，当我们进入文明进程之中，就会发现，大至宇宙六合，小至纤芥之微，莫不包括在文明的进程里，其中既有如画的风光，也有惊涛骇浪。但是，说到底，文明的品格总是把社会推向前进的。

这一套“译丛”好像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窗，透过它，我们看到西方文明特别是欧洲文明在它的进程中所展现出的种种风采。虽然选题只能展出文明进程中的吉光片羽，但是足以使我们从中领略到文明的魅力。

在这套“译丛”里，读者们将赞叹荷马史诗的壮美和希腊文化的优美。黑格尔曾经说，当一个欧洲人提到希腊的时候，“家园之感”便会油然而生。在古希腊，有历久不衰、充满想象力的神话，有初创的城邦政治，有学苑式的辩论，有睿智的哲学，有表现大悲大喜的戏剧，有科学的萌芽，有兵戈相见的战争，有“奥林匹克的圣火”……希腊文化，因此成为后来欧洲文化发展的源泉，人们可以从中汲取力量、智慧和美感。“译丛”将展现古罗马的“帝王气象”和它的兴衰成败以及法的精神。中世纪常被称为“黑暗世纪”，然而早有学者指出，它并不是“历史的断裂”，欧洲的中世纪起着承上启下的桥梁作用。诚然，它有“黑暗”的一面；但在基督教文明的演进过程当中，从神学到世俗人文的文化教育有了发展，最早大学诞生在这个时期，工商业有

了进步，市民社会的胚胎以及民族国家的孕育和雏形在这个时期得到了应运而生的“土壤”。作者们在关于中世纪的著作中，用他们的视角和诗情画意的笔触，描绘了中世纪引人入胜的社会风情。实际上，中世纪为近代欧洲播下了种子。而后，人们所熟知的天文革命、航海冒险、科学思维与发明、自由贸易、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以及持续不断的产业革命，既波澜壮阔，又水到渠成地首先把西欧推向了近现代。

19世纪的欧洲是令人眼花缭乱的欧洲。在一个舞台上新旧制度的交替和斗争，列强间的争夺与冲突，咄咄逼人的态势越到后来越临近更大规模的战争。而在另一个舞台上，则上演着继承和发扬了几个世纪的人文传统的“戏剧”。一个又一个的作家、学者、记者、科学家、艺术家等等形成了富有批判精神的知识分子群体。他们直面人生、批判社会，从不同的方面以不尽相同的思想倾向，代表了人类的共同良知与正义。巴尔扎克一生只有51岁，写出了浩瀚的《人间喜剧》；维克多·雨果以人道主义精神，到晚年为实现欧洲的和平与联合而大声疾呼；埃米尔·左拉正义凛然地为平反“德雷福斯冤案”而呐喊，发表了响彻全欧的《我控诉！》，在《曙光报》上刊出时，主编增加了“知识分子宣言”的副标题，从此确立了法国知识分子的批判品格。在“译丛”中，专门有一本题为《自由之声——19世纪法国公共知识界大观》，鲜活地反映了这个时期的法国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

这是一套可读性很强、语言生动，可供一般有兴趣的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学习文明史时的参考书。在文明进程中漫步，有如进行一次含义丰茂的旅行，沿途风光让人目不暇给。最后，让我借用朱光潜先生“谈美”的一句话来结束这篇“总序”：

“慢慢走，欣赏啊！”

陈乐民

2006年4月于芳古园陋室

目 录

介 绍	(1)
-----------	-----

第一部分 路易十四的世纪

第一章 被列入禁令的笛卡尔	(11)
最后的旅行	(12)
最初的审禁令	(16)
《永久列禁书目》	(20)
第二章 对笛卡尔主义的迫害	(29)
笛卡尔主义在法国的际遇	(29)
出版和宣传	(33)
“好天主教徒”和“好法国人”	(35)
扬森派的标签	(38)
加尔文主义的指控	(45)
第三章 笛卡尔的世纪	(54)
笛卡尔在统治	(54)
现代派的保障	(60)
妇女的事业	(64)

第二部分 启蒙和反启蒙

第四章 混乱景象 (1680—1730)	(79)
莱布尼兹的战略	(81)
被牛顿的阴影压得喘不过气来	(83)
笛卡尔派和反笛卡尔派：一条变动着的	

分界线	(85)
接受《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和《光论》	(87)
声势微弱的洛克	(90)
耶稣会士们的复盟	(93)
无处可觅的共识	(97)
笛卡尔：真正的法国人	(102)
第五章 伏尔泰的效应	(110)
第一批宣判	(111)
1734，链接的一年	(114)
《哲学通信》的论战	(118)
没有笛卡尔的笛卡尔主义精神	(123)
学者信誉的丧失，哲学家的辩护	(126)
布拉德神父事件	(129)
伟人笛卡尔	(132)
科学院颂扬的时代	(135)

第三部分 大革命时期 (1789—1848)

第六章 民族英雄	(155)
“笛卡尔被虫蛀的骨头”	(155)
决定性的十年	(165)
第七章 极端分子重读笛卡尔	(173)
从反对大革命到拉梅内	(174)
《论麻木不仁》的冲击	(180)
笛卡尔，败坏教会的人？	(183)
僧侣们抵抗极右反笛卡尔主义	(187)
第八章 实证主义者与空论者	(195)
笛卡尔，实证主义时代的先驱者	(195)
清谈派据他为己有	(200)

第九章 维克多·库辛和他的对手们·····	(211)
维克多·库辛的措施·····	(211)
一种天主教意味太少的折中主义·····	(216)
一种革命性不足的折中主义·····	(221)
托克维尔·····	(222)
基内·····	(225)
米切雷·····	(228)
孔德·····	(233)
勒胡·····	(237)
维克多·库辛的反击·····	(240)

第四部分 第二帝国或对抗时期

第十章 共和国和科学的宗教·····	(257)
笛卡尔，科学主义之父·····	(259)
自由派和共和派的笛卡尔·····	(265)
第十一章 天主教世界·····	(272)
1851 年 ·····	(273)
托马斯主义的复活·····	(278)
现代主义的异端邪说·····	(284)
第十二章 反笛卡尔主义的理性主义者·····	(290)
右派：圣-贝夫、勒南、丹纳·····	(290)
·····还有左派：蒲鲁东·····	(296)

第五部分 第三共和国 笛卡尔的女儿

第十三章 各个左派·····	(305)
来自社会主义者与激进分子的致敬·····	(305)
笛卡尔诞辰 300 周年·····	(310)
涂尔干：一个相反的例子？·····	(313)
革命的工会运动·····	(315)

第十四章	民族主义镜子里的笛卡尔	(321)
	布尔热，布伦地耶尔，巴雷斯	(321)
	法兰西行动组织	(328)
	改宗者	(335)
	佩吉孤独的声音	(340)
第十五章	从一场世界大战到另一场大战	(353)
	战争的年代	(354)
	在马利坦和托马斯主义者周围	(356)
	世俗者	(360)
	反对资产阶级的起义	(366)
	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最后的大转变	(372)
	人名对照表	(385)
	译后记	(411)

介 绍

7

将近 200 年来，笛卡尔体现着法兰西精神，再无任何其他他人能与之比肩。虽然这是一种渐行构筑的逻辑，但它却以越来越权威的力度得以确立，笛卡尔替法国人表达出了他们自己想要什么样的国家或者他们厌弃什么。因为“笛卡尔的”这个形容词——按通常情况，先是表示从一个哲学家的名字衍生了一个词，但之后却脱逸了它原本的范围——在 19 世纪之初陆续获得了多种衍生出来的象征意义。出于某种广而延之的扩展，这位法国哲学家把归结于他哲学的一些特征赋予了整个民族。就这样，法兰西变成了“笛卡尔式的”，而法国人则获得了“笛卡尔精神”。

坦率地说，这件事情有些特别：德国人从来不自称为康德主义者，英国人也不说自己是洛克主义者或休谟主义者，不管他们对“自己的”哲学家有多崇敬。法国人则相反，他们乐于自我标榜为笛卡尔主义者。也就是说，他们遵循方法论，主张理性，很少被莫名或浪漫的热情所左右，爱好遣词用义的明晰。谁也别想对这些《方法论》作者的后辈指指点点！他们可不是那些会掉进空洞的或含混不清的语言陷阱中去的人。

然而笛卡尔并非得到了一致的看法。甚至自他去世后，法国人对他的争论就没有停止过。天主教徒们自从在很久以前把他的作品列为禁书开始，就没和他真正和解过——他们始终更喜欢帕斯卡，常常和笛卡尔唱反调；民族主义的右派，其中不算莫拉，都曾对他嘘声示恶。但右派中的温和派、左派议员、大学学者、非教会人士们则奉他为英雄。笛卡尔与法国的关系史并非没有坎坷，而是从第一天起就冲突不断，纷纷扰扰，多有起起落落。再

8

没有什么比这位方法论哲学家和他的祖国之间的关系更有讽刺性的了，他的祖国还用笛卡尔这一名字命名了那么多城市里的那么多街道和学校呢。但是，不喜欢他和把他捧上天的人都一致承认，他就是“法兰西”。

他们既讨厌笛卡尔的思想又承认其法国精神，如何评价这种矛盾性呢？最好的方式无疑就是任他们所言。就以马塞尔·埃梅^①为例，他描写一些法国人“结实，沉稳，遵循笛卡尔原则简直似牛一般”^[1]，人们能想到，他的这个评论属于不含什么保留的评论。至于贝尔纳诺^②的评论，也毫不模棱两可，他这样描述他笔下的人物之一鲁扎那的本堂神父，“好神父，勤勉，守时，不喜欢别人扰乱他的生活……从万事中都要获得小小收益，生来就是公务员和道德家”^[2]，“一个笛卡尔弟子；如果相反，当这个神父再也看不清自己，抑或因混乱光顾而受影响，那么他立时就不再是笛卡尔弟子，而最终变成了一个天主教徒”^[3]。理性太多地被误解，理性太多地被机械地施行，没有足够的人道，没有足够的人“本”，这就是那些轻慢他的人——不管是否在现代——对法兰西的指责。最好还加上一句：诗意的余地不够；这可不是地位无足轻重的诗人说的，而是圣-琼·佩斯在1959年获得全法文学大奖时所说的。

相反，另外一些人则对法兰西和笛卡尔精神中有序和明晰的优点，以及它的自由意识表示推崇。现在让我们来看看，某些人如何为标榜行为很有理性而冠以笛卡尔之名的吧，像不久前柯布西埃所做的那样，他把自己的几座摩天大楼称为“笛卡尔派的”。还有更意味深长的，在那场“愚蠢的战争”期间，新闻委员约翰·吉罗杜^③以该哲学家为支柱。那是1939年，这位《西格弗里德和里摩赞》一书的作者号召法国在法兰西哲学家（笛卡尔）

① 马塞尔·埃梅（1902—1967）：20世纪法国最伟大的短篇小说家，著有《穿墙记》、《图发尔案件》、《死亡时间》、《铜像》、《生存卡》、《假警察》等。——译者注

② 贝尔纳诺（1888—1948）：法国小说家、政论作家。——译者注

③ 吉罗杜（1882—1944）：法国小说家、剧作家、评论家。——译者注

的旗帜下抵抗德国，“笛卡尔和瓦格纳的防线”，他慷慨激昂地说，“将在马其诺和西格弗里德的防线溃败时坚守住阵地”^[4]。何况，吉罗杜也许还记得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人们曾经从笛卡尔的遗产中满把满把地获取能量，使得法国人热血沸腾。当法兰西又遭到纳粹兽性威胁的时候，为什么不再次求助于这贴英勇的药方呢？“笛卡尔——为了自由”：这是阿尔班·米歇尔出版社从1939年起出版的反纳粹丛书的标题，丛书很快就被德国人收缴了。^[5]我们别以为这样的记忆到和平年代就丢失了：1987年，在纪念《方法论》出版350周年之际，安德烈·格鲁克斯曼出版了一本名为《笛卡尔即法兰西》的书，书中他宣传法国的一种思想，即抵抗奴役的思想，流亡到阿姆斯特丹的笛卡尔和流亡到伦敦的戴高乐一样，他们都是在各自所处时代捍卫这一思想的辩护师。

两三个世纪以来，把自己喜欢或憎恶的法国的某些东西和笛卡尔联系起来的人士不胜枚举。这个哲学家的命运真是奇特，似乎无论什么都丝毫影响不了他作为一个民族的化身。他的哲学里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能招致这么多的指责，能在这么长的时间里将如此众多的人的倾向分测出来？为什么伏尔泰、米切雷、佩吉，还有巴尔扎克、乔治·桑、儒勒·费里、饶勒斯、克洛代尔、纪德^①，先只提他们几个吧，都自认为应该在著作中为这位

① 伏尔泰（1694—1788）：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文学家、史学家、哲学家。——译者注

米切雷（1798—1874）：法国19世纪著名历史学家，在近代历史研究领域成绩卓越，被学术界称为“法国最早和最伟大的民族主义和浪漫主义历史学家”。——译者注

佩吉（1873—1914）：法国作家。诗作有《第二种德行的神秘门》、《神圣的老实人的神秘》、《夏娃》等。——译者注

巴尔扎克（1799—1850）：19世纪法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欧洲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和杰出代表。一生创作96部长、中、短篇小说和随笔，总名为《人间喜剧》。其中代表作为《欧也妮·葛朗台》、《高老头》。——译者注

儒勒·费里（1832—1893）：曾任法国教育部长，实行教育改革。——译者注

饶勒斯（1859—1914）：法国社会党领袖，政治家，哲学家，历史学家。——译者注

克洛代尔（1868—1955）：法国诗人，剧作家。——译者注

纪德（1869—1951）：法国作家。——译者注

逝于 1650 年的哲学家贡献篇幅呢？事情怎么会这样，在三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如此众多的作者一谈起他就感觉是在谈论法国以及他们所处的时代呢？这就是笛卡尔之谜，是唯独这位哲学家才有的谜团。以他为中心竟然构造了一个民族身份认同的神话。

在法国，人们围绕着他或无意中因他而相互排斥是司空见惯的。在这本书里我们将看到很多这样的例子。这里先提一下 20 世纪文学史上很长一段时期被人津津乐道的一个场面。它发生在 1947 年 3 月 11 日索邦大学^①的一个阶梯教室里。会场由让·卡苏主持，他属于最早的抵抗分子，是法国共产党的同路人。演说者是特里斯坦·查拉。他不是同路人，而是——自从与达达运动及超现实主义派断绝关系后——成了真正的共产党人；他在 1936 年曾申明对西班牙共和党人的支持，还在法国西南地区组织了全国作家委员会加入抵抗运动。他在 1947 年 3 月 11 日做的报告正好题为“超现实主义和战后”。查拉以法国向来有不屈从于传统的名义，责备他昔日的朋友们面对法西斯主义表现得消极无为。而法兰西不屈的传统不仅缔造了抵抗运动，还造就了巴黎公社、1789 年等。总而言之，一部分法国人拿起武器保卫自由，而另一部分法国人束手不动的事件都与这个传统密切相关。这样的法国，查拉把它断然归结为是对“笛卡尔的唯理主义”遗产的继承，这种唯理主义在法兰西思想中如此具有代表性，以至于“很难知道它到底是法国精神的本来特性还是笛卡尔这个特殊天才的特殊创造”^[6]。而超现实主义派则以精神的自由反抗为名与他对峙。为什么他们的抗衡不采取批驳《方法论》作者的方式呢？安德烈·布雷东^②对着演讲人大叫：“狗东西！”对公众则喊道：“听啊，查拉先生在 1947 年大谈笛卡尔！”

很清楚，对于超现实主义的最大宣教神父来说，索邦大学、

① 索邦大学：即巴黎大学。——译者注

② 布雷东（1896—1966）：法国超现实主义理论家。——译者注

笛卡尔和法国唯理主义是三个绝对同样令人不齿的东西。而查拉忠实于法国共产党自 1934 年以来选定的路线，这条路线因 1946 年 5 月 2 日共产党第一书记的报告而出名。那天，莫里斯·多列士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谱系中添上了笛卡尔，他在总结中说：“世界喜欢法兰西是因为法兰西有笛卡尔。”50 年后，共产党的又一个第一书记罗贝尔·于在《人道报》上发表一篇署名文章，名为《关于笛卡尔和法国共产党人》……

围绕着这位法国哲学家的这些不同派别，这些纷争，绝非是因为不同个体的不同特性，而是起源于各人的政治主张。笛卡尔究竟是怎样成为法国的象征的呢？唯理主义又是如何在法国历史的某些时期等同于政治身份的标记的呢？这些正是本书力图回答的问题。

请别以为这里写的是笛卡尔哲学在法国的历史。这样来写可能马上就会因为武断而碰壁，因为要完成一个目标是不可能从地理国界中得到合法性的。说到“笛卡尔与法兰西”，我要关注的是另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这个问题不仅是全新的，而且其范围大小适中，不至于形成重负。在二者的组合关系中，我是从法国的视点来探讨笛卡尔主义的变迁的。使我感兴趣的不是笛卡尔本身，而是法国政治和文化特征构筑过程中的一段，它通过从笛卡尔逝世以后到现在法国各个时代给予这位《方法论》作者的一种——或多种——命运表现出来。当然，在这近三个世纪中发生的有关他哲学的种种事情，笛卡尔本人与之既不是完全无关，也不是完全无辜。但人们带着极大的任意性，如此富有想象力地把各种观点和意图称作是他的，其实难以都找他算账；熟悉《方法论》和《形而上学的沉思》的读者们的确需要费一番工夫，才能从拉梅内、巴雷斯和阿拉贡^①的文章里辨认出这两部作品的作

① 拉梅内（1782—1854）：法国神父、政论家、基督教社会主义者。——译者注

巴雷斯（1862—1923）：法国小说家、评论家、政治家。——译者注

阿拉贡（1897—1982）：法国诗人、小说家。——译者注

者来。

这么说来，是他们误解了笛卡尔吗？以传统哲学史的眼光，撇开其句子和文章的文学性的理解，是这样的。但这不是你们读的这本书要突出的意思。实际上它是一种我在不久前一篇涉及面很广的文章里所说的思想史的哲学篇。^[7]思想的历史在哲学家的圈子里不受待见；在进程中它被视为不确定的，若预先设定观点又会引起不断的争论，总之，非常无味。给它加上修饰词“哲学的”，难道我就能去掉它头上的恶名吗？难道我就能看出在一个个事件漫长的演绎中它们之间互不衔接的关系吗？传统的思想史把这种互不衔接性贬为盲目。难道我就能正确估量大作家与小作家之间的悬殊差异吗？所有问题都服从于哲学史的实践者使问题得以显现的能力，而一切历史事实无非是问题的外壳而已。

大家在这本书里会看到大量与笛卡尔名字相关的情节，但它们和哲学本身未必有什么关系。还有，比起马勒伯朗士或其他笛卡尔嫡传的强势弟子来，更多的关注倒投向了比如一个叫维克多·库辛的人。这一位的笛卡尔学说淡而无味，添加了甜味剂。但愿人们不要得出结论，认为我对不同水平的哲学之间的差距无动于衷，而更多的应注意到我的目的实在和哲学史家的目的不同。后者肯定首先关注对学说产生影响的逻辑性衔接。研究哲学思想史的人不用把概念的体系重新构建出来，而是解读并叙述一
12 组组的历史时段，有很多其他因素纠结在这些时段中，其中自然包括许多概念的踪迹。他应该赋予这些踪迹相应的重要性，而不是通过损害被考察时段中的其他组成部分来抬高这些踪迹的价值。那么我给自己设定这样的目标、这样的入手方式是否正确呢？那是另一个问题了，自然，不应由我来解决。

我很乐意感谢阅读并修订了本书第一版的让·阿祖维、弗雷德里克·德·布宗、迈克尔·高舍和冉哈雷维——当然，对最后一位要双倍感谢。感谢皮埃尔·诺拉在《论文集》里接受了此文
的草稿，感谢我在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的学生们的耐心。最

后，也是最重要的，感谢巴百特坚韧地支持我长期以来对笛卡尔的不忠诚。

注释

[1] Marcel Aymé *Le Confort intellectuel*, Paris, Livre de poche, s. d., p. 103.

[2] Georges Bernanos, *Sous le soleil de Satan*, in *Œuvres romanesques*, Paris, Gallimard, « Bibliothèque de la Pléiade », 1961, p. 241 et 255.

[3] Saint-John Perse, « Allocution pour l'acceptation du Grand Prix national des lettres, 9 novembre 1959 », in *Œuvres complètes*, Paris, Gallimard, « Bibliothèque de la pléiade », 1972, p. 572: « C'est la poésie qu'il importe ici d'honorer. La France cartésienne ne lui a jamais été très favorable. » Dans une liste des écrits anticartésiens de la seconde moitié de *XX^e* siècle, il faut mentionner, à des titres divers: Maurice Papon, *Vers un nouveau discours de la méthode*, Paris, Fayard, 1965; Robert Aron, *Discours contre la méthode*, Paris, Plon, 1974; enfin, d'une tout autre facture que les deux précédents, Jean-François Revel, *Descartes inutile et incertain*, Paris, Stock, 1976.

[4] Jean Giraudoux, *Pleins pouvoirs*, Paris, éditeur, 1939, p. 18.

[5] Jacqueline Pluet-Despatin, « Henri Berr éditeur », in Agnès Biard, Dominique Bourel et Éric Brian (dir.), *Henri Berr et la culture du *XX^e* siècle*, Paris, Albin Michel, 1997, p. 266.

[6] Tristan Tzara, « Le surréalisme et l'après-guerre », in *Œuvres complètes*, Paris, Flammarion, 5 vol., t. V, p. 61.

[7] Qu'il me soit permis, ce sera la seule fois, de renvoyer à deux de mes articles: « Pour une histoire philosophique des idées », *Le Débat*, n° 72, 1992, p. 17 - 28; « Descartes », in Pierre Nora (dir.), *Les Lieux de mémoire*, Paris, Gallimard, coll. « Quarto », 1997, 3, vol. t. III, p. 735 - 783.

